

# 难忘将军尧中学读书时



将军尧中学初中(34)班毕业照

1981年,我以优异的成绩,考到了离家数公里外的土右旗将军尧中学初中(34)班读初三,1982年初中毕业。

将军尧中学,始建于1966年,位于将军尧镇东侧,2003年迁往下四卜素村西侧新校区。将军尧中学建校以来,可谓“桃李满天下,栋梁遍五洲”。据不完全统计,先后毕业的1万余名初、高中学生中,考入大中专院校的近2000人,其中获得硕士、博士学位的有50多人,走上副处级以上领导岗位的有120多人。而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,直接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,成为了农村建设的有生力量。

当时,我们班是4个班级中唯一一个重点班,所以配备的老师也都非常优秀。其中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有两位:一位是郝泽洲老师,他当时是我们班的班主任,给我们代语文课。他上课时,总是早早

来到教室门口,等待着学生们。我清楚地记得,他穿一件白色的确良半袖衫,一条黑色裤子,嘴角常常挂着微笑。他讲课条理清楚,层次分明,举止温文尔雅,落落大方,还写得一手好字,我们都非常羡慕和喜欢他。

另一位是云光耀老师,他当时是我们学校校长,给我们代化学课。他上课时从不带课本和教案,手里只拿几支粉笔,便匆匆走进教室。他身材魁梧,步伐矫健,两只手常常背到身后。他讲课风趣幽默,妙趣横生,板书干净利落,一气呵成。他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,我们对他充满了崇拜与敬畏。

那时,对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大男孩来说,好动、贪玩、顽劣是天性。记得开学第一天,我就因为和同桌白永平做小动作,受到了郝泽洲老师的严厉批评:“你是不是想要个‘见面礼’了?”那一刻,全班50多双眼睛齐刷刷地集中到了我身上,

我的脸顿时烧得发烫,恨不得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从此以后,我再也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。

记得我们男生住在9号宿舍。晚上熄灯后,我们便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,只等生活老师检查完宿舍一走,我们就再也不愿躺在那里装睡了。大家一个个悄无声息地爬起来,点上蜡烛或煤油灯,或者说话,或者做一些当时流行的游戏,总之生活其乐无穷。

记得一个周末,白双全从学校西侧不远处的供销社,买回一把细铁丝,说要套兔子。大家一起帮忙,用细铁丝做成一个个能够拉紧的套子。随后,他带领大家来到学校后面的农田里,并煞有介事地说:“下套时,必须先找到‘兔道’,因为兔子习惯从一条道上经过。”下套的第二天一大早,当我们满心欢喜地去收获猎物时,发现居然套住了附近村民的一只小羊羔。

我们班可谓人才济济。除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白双全、高忠贵、王挨喜、刘雄、樊利明等同学外,我记得燕亮的英语特别突出,张勇的篮球打得不错,而高立芳的歌声更是一鸣惊人。一次上体育课,刘建华老师提议让大家玩丢手绢游戏,抓住谁就让谁出个节目。高立芳说:“那我就给大家唱个咏叹调吧。”她一曲咏叹调,让我深深记住了这个曲调,也记住了高立芳其人。

后来,我们班大部分同学考上了大中专院校,有的当了老师,有的当了医生,有的成了工程师,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。我们初中(34)班成为了当年将军尧中学一个非常有名的班级。

如今,虽然我们已经毕业36年了,但我还会常常想起那时的老师和同学,想起那个干净整洁、绿树成荫的校园,因为那里曾孕育了我的梦想和未来。

文/张玉山

## 偷瓜

每到炎炎夏日,我就忍不住想起儿时的一次偷瓜经历。

一个炎热的午后,我和几个小伙伴去放牛。我们一个个热得脸红红的,像煮熟的虾子。牛也热得受不了,犟着头一个劲儿往河边跑。

到了河边,牛贪婪地泡着澡,我们尽情玩水,沉静的小河被我们渲染得热闹无比。兴致正高时,有个人总在不时地向我们这边张望。经过仔细辨认,原来是种西瓜的张二爷。大概是怕我们偷了他的瓜吧,连着朝我们望了许多回。

不久大家都渴了,智多星高波说张二爷的西瓜正好熟了,可以偷颗解解渴。我们光着膀子,趴在地上,眼巴巴地望着那隐隐约约的西瓜。张二爷在瓜棚里呢,看来我们只能望瓜兴叹了。

“不如我们假装去放牛,等张二爷放松警惕了再偷也不迟。”高波话一说完,我们纷纷响应。也真奇怪,我们一上岸去放牛,张二爷就要出门了。他戴着草帽走出了瓜棚,身后还跟着一条大黄狗。我们暗自窃喜,相互挤眉弄眼的,只差没尖叫起来。目送张二爷走远,我们按捺住内心的激动,系好牛绳就立马行动起来。两人望风,其余的则纷纷猫着腰蹑手蹑脚地朝瓜地挪步。

到瓜地了,一地碧绿的西瓜格外抢眼。还是高波有经验,摸摸瓜藤,拍拍瓜皮,挑了一个圆溜溜的大西瓜,摘了抱着就走。我们纷纷跟在后面,大气都没敢喘,撒开腿径直朝河边跑去。捡了一块尖石头,朝西瓜砸去。只听“叭”的一声闷响,西瓜开了,露出好看的红红的瓜瓤。那西瓜开裂的清脆声,在炎热的夏天格外动听。

我们贪婪地啃着西瓜,吃得大汗淋漓,吃得津津有味。瓜籽埋进了沙里,瓜皮喂给牛吃,几乎不留一丝踪迹了,自认为张二爷发现不了。不过我总感觉有点内疚,毕竟是偷了人家的西瓜。

大约过了好几个月,放寒假了我们在村里到处撒野,有次竟然闯进了张二爷的院子里,大把地啃瓜子。

“那天的西瓜好吃吧?”张二爷突然问我们。“嗯,好吃呀。”还没等我们领会过来,嘴快的伙伴就招了。我们都低下了头,瓜子也不吃了。“那天真热,我见你们在河里玩水,一直不太放心,看了好几次呢!”,张二爷说,“后来看见你们上岸了我才走,好让你们吃颗西瓜解解渴。”听完张二爷的话,我们都很感激地望着他。

这件事过去很久了,我一直不曾忘记。唯一的一次偷瓜经历,却一直温暖着我童年的记忆。

文/赵自力

## 草上飞

内蒙古金戈铁马、烽火边城的往事,奔进草原的金界壕,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,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……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?推开记忆的大门,时光的船逆流而上,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……

来稿请在电子邮件“抄送主题”一栏填写“草原往事”。同时,为了方便发放稿费,请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中国银行的卡号。

Email: bfxbcyws@163.com

## 补锅匠



“补锅了,换底哦……”的吆喝声回荡在村庄,大人小孩拿着自家的锅碗瓢盆奔跑着疾走着循声而来,这是儿时乡村常见的一种情景。

那时农村还是烧柴火灶,

灶台上架着口大铁锅,铁锅用的久了就会出现洞或裂纹。勤俭的乡下人舍不得换掉,补锅匠应运而生。“新三年,旧三年,敲敲补补又三年”,一口铁锅用了多年,直至补锅匠也无法修补,才当作废铁处置掉。

补锅匠不光补锅,只要是铁器、铝器等金属器具,补锅匠都会补。儿时家家户户用的脸盆、喝水的茶碗和茶壶、小孩子的饭碗基本都是铁的。这

些小器具磕磕碰碰在所难免,虽说摔不坏,都还是会出窟窿。有了小洞就要及时修补,不然洞只会越来越大。到那时,补锅匠也无能为力。

记得有一年,中午我们放学回来,奶奶还没有做好午饭。奶奶急得满头大汗,一个劲说自己:“老了,没用了,折腾一个上午还没给娃儿做好饭。”灶台下面不停地冒出黑烟,眼尖的姐姐发现不对劲,惊呼“奶奶,锅破了。”

我们知道奶奶的眼神不好,上灶台前肯定难以发现铁锅的小窟窿。铁锅漏水,水又滴湿了柴火,引发浓烟。奶奶洗米下锅,水少就不停地加

水,却不知问题出在锅上。

我跑到村口找来补锅匠,姐姐帮着奶奶一起熄灭了柴火。补锅匠挖起滚烫的铁锅,认真细致地把铁锅修补好。那一天吃完午饭赶到学校,我和姐姐都迟到了。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们迟到的理由也是惊讶不已,“锅破了,饭没做好。”

“锅锅锅碗锅大缸,锅个小盆不漏汤……”久远的一首民谣在耳边萦绕。我又不禁想起小时候村庄补锅的情景还有那次家里补锅的经历,儿时的情怀依旧在,只不过补锅匠早已行踪难觅,现在已没有补锅匠这个行当了。

文/程新兵